

# 憶事·遺懷·悼易君左

南宮博

一九七二年三月下旬的一個上午，我在牀上看日報，香港星島日報上有一則泛亞社發自臺北的電訊：「易君左病逝臺北」。消息很簡單，看了，有些怔忡，但毫無驚悲之感。我繼續看其他的大堆報紙，然後，又看「易君左病逝臺北」的短訊，非但無悲痛心情，而且存疑念，不大相信這是真的。自然，這祇是心理上底反應，君左病逝，當然不可能是假消息。

於是，我起牀，接了一連串的电话，再看報，我告訴我的太太：「君左死了！」她訝然問：「真的？」我說：「應該是真的！」之後，彼此無言。

從三月中起，我本身在情緒低落中，因為要搬家。搬家之煩，幾成半生大累，深感痛惡。即自上海南奔流亡至國門之外而言，我的家，正正式式，這回是第十四次搬移。而從壬辰（一九五二）搬家以後，每逢要搬家，便會想到君左。以那次搬家，君左贈詩，中有「萬里移家如擺渡」一句。而這首詩，他說明了賦詩索和，我和了一首。他再次韻一首索和，我迫不得已又和。其後的幾次搬家，君左必以此詩原韻寄一首詩來索和，我頗引以為苦。只是，每逢要搬家了，就會想

到君左。三月中旬，為將搬家而煩惱時，正思君左，怎料思到的是一則君左病逝的消息。疑真之念，乃由此而起。

是日晚，以電話詢問朋友，皆不知君左生什麼病而逝世的。我自行設想，君左血壓高已多年，可能毛病在此吧？這一夜，無心做事，木坐着思念這位老朋友了。

許多往事，魚貫而來，又魚貫而去，觀念上仍不以為君左真的死了。可能為此，欲寫輓聯不成，欲作悼詩亦不成，在紙上亂塗一些字——他和我之間，有許多事，不論作輓聯或悼詩，都應該有些兩人間的具體故實。然而寫了一些句子，皆不當意——後來，殘宵將曉了，必需上牀，於是乎，推開一堆紙，提筆疾書一聯：

冠蓋京華，憔悴斯文辭季世；

算孤湖海，飄搖日月哭先生。

這是一副極為貧乏和泛泛的輓聯，寫成，真有愧對死者之憾。於是，想再作一文，憶事，遺懷。

君左的年紀比我大了許多。友人阮毅成先生，常稱大我一個高中畢業生。易君左先生，則大

過我一個碩士。但忘年之交，我們彼此都直呼名，並無兩代人的隔閡。

憶事，要從不曾認識時開始。君左和我之間相識，說起來，是很別緻的。現在，且分列鋪陳——再略仿擬易君左先生的文體和風格，作這一篇文章。

一

大約在抗戰的初期，我在上海，那時還措書包。有一天，見報紙上有一則關於郁達夫的消息，是報導他們夫妻不睦，易君左先生似作調人（？）之句。當時，我正準備赴內地。寫了一封信，寄田漢，托他轉易君左，問達夫行蹤。達夫與我有姻婭可攀，誼在師友之間。我久仰易君左先生大名，但不認識，也不知他的地址。田漢的地址則知道，又相識，因此而有一封冒昧的信。易君左先生有回信的，但信到，我已離滬。直到抗戰勝利，回到上海，我才見君左給我第一封信，其中且附有郁達夫後來收入「毀家詩紀」中答君左之詩：即「敢將眷屬比神仙」那首的原稿，寫在十行毛邊紙上的。字句與後來定稿，稍有出入

。勝利返滬，君左與我，已是好友兼同事了。找出此信，彼此大笑，爲人生緣遇之奇也。那時，達夫已慘遭日本人殺害了。我把達夫的原稿還給君左，他保存朋友的書札，真有幾分本領。到香港，他忽又以達夫這一份手稿再贈我——我相信此稿尚在，一時却找不出。

這一封信是開端。以後我到內地，先在江西，到過一次重慶，遇大轟炸或是稱爲疲勞轟炸，匆匆返贛。過桂林時小留，曾遇田漢，談到過易君左吧？記不真了。唯一記得的是：田漢在搞改良平劇，一次小叙，有柳亞子，他們要作兩首定場詩，是七律，由柳亞子執筆，即時而爲。其中，我湊上了一句，不擅爲對仗的我，居然有巧句爲他們所取用。後來，君左以爲我能作舊詩，可能由此而起的。

至於和君左見面，確實的時間記不真。相見，是在掃蕩報的社務會議席間。他穿嗶嘰軍服，坐次在我右邊。我想，那是很接近抗戰勝利了。因爲掃蕩報的社務會議，好像要主任級的人才有一份參加的。我作編輯主任，是繼一位楊彥岐先生之任，他奉派赴敵後，擬先入上海，我才承接。以此推算時間，距勝利當不會太久。但也有幾個月，楊彥岐是先到昆明，轉來轉去。搭美軍飛機，在途中頗滯時日。

那次和君左相見訂交後，便有疏落的往來。直到勝利後，君左在掃蕩報副發表次韻毛澤澤東的「沁園春」詞，呼天下詞人，同起申討。於是，「沁園春」詞大量湧到，君左也時時來報社，便由泛泛交而成爲熟朋友了。

君左性情平易隨和，好像從來不會發脾氣的。

在重慶時來往，有沒有「名人軼事」之類，記不真了。但回到上海，就繁富了。

## 二

抗日戰爭勝利後，掃蕩報易名爲和平日報。

君左本在軍委會政治部作事的，官階是同少將。勝利後到上海不久，易先生加入和平日報任副社長，兼編一個名爲「海天」的副刊。當時，上海和平日報已易了一任社長，第二任社長是羅敦偉先生。易君左的加入和「海天」副刊的增設，是羅敦偉先生的新猷。原來，和平日報的副刊名「和平副刊」，「和副」是所謂新文藝的，「海天」則是所謂舊文藝的。編輯部多年青人，與「海天」頗格格不入。我和君左的私誼較深，君左一定要拉我寫些詩文。他有善誘的本事，把我刊在和副的新詩，稍爲增損，改爲詞。我內心雖不以爲然，但亦不便抗議。祇是，婉拒爲「海天」作文則仍舊。不過，堅持的時間並不久。有一次，君左邀了一批人到崑山郊遊，吃洋澄湖蟹，強邀我同行。到了崑山，君左當着兩位姿容甚艷的女士，迫我作詩。大約如孔丘先生的「有女同車，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之故吧，終於也擠出舊詩來了。

我本身有一大缺點，無論古今文體詩詞之類，祇要放開三數月不爲，就會荒失到不成樣子。舊詩本來作不好，韻記不得，平仄聲也常因吳音而有訛誤。平時，只有「心血來潮」時，會作一

二首自我欣賞，甚少自行送出發表的。在重慶掃蕩報（該是已易名和平日報後）的副刊，我記得祇登過我二首舊詩和兩首詞。二詞是南行前留贈黃卓球、王平陵二先生的，由他們將之發表。詩，一爲自己有發表慾而刊出，一爲馬衡先生忽然化名作七古一首責毛匪澤東。我看了，以意猶未盡，次韻一首，如此而已。

但在崑山之遊後，君左索詩便起勁了，而我也不得不敷衍——因爲崑山之遊的一位女士，次日成了我的女友，她是君左一位姓汪的友人之義女。不久，就悄然要論及婚嫁。君左以長輩自居，以寄詩索和的方式來困我。大約，那時便作了一些詩，用了不少個筆名，讓他發表。君左不大重視用筆名的意義，常在他自己的文中抖出來。如此，這般；我也沾上了一些詩人氣。偶然也有一二首自以爲得意之作。但亦不值得誇耀。祇是我自認又會作舊體詩了而已——把忘了的再記得，總是稍有些喜悅的。

不久，易君左先生應邀到蘭州去當和平日報社長。「海天」副刊，似乎也在稍後就壽終了。在這一時間中，「海天」的「同人」遊過一次嘉興南湖。又爲君左做過一次生日，是五十壽辰，筵開二三十桌，頗爲華盛。

君左去了蘭州，我的舊詩也不作了。那位由君左介識於崑山之遊的女友，在君左離滬之前，就已和我不再同遊。談過婚嫁的男女，一旦不來往，好像會成爲冤家，君左爲此而曾搖頭嘆息一番。

君左到蘭州之後，中間回來一次，送我一襲

皮裘，同吃過幾次飯。他的詩人朋友中，有幾位以我爲「薄倖」而不滿，君左則又很熱心再爲介紹，似乎有兩位「名姝」，但年紀都比我大上一截，且亦是有過經歷的，結果止於「携玉手，喜同車」而已。（其事也可能發生在君左赴蘭州之前）。

後來，時事日非，人事亦較繁。再見君左，好像是一九四八年底或一九四九年初了。他自蘭州飛返，到南京，大雪，寫了四首律詩呈于右任先生。抄了一份給我並索和。我和不出，但很欣賞他詩中「淮南烽火紅鴉背，不許斜陽照六朝」兩句。曾經著文，稱此爲書生憂時，沉重的哀叫。後來，我寫一本現代史大綱，亦以此二句詩來況當時無權無力的知識份子的心情，稱之爲詩史。

在上海，和君左的來往大致如此。幾乎天天相見，飲食徵逐亦頗多。當時，君左能豪飲，我也肯喝酒。兩人到過一位郁小姐開的湖南菜館門飲酒，結果是小姐的酒量都比我們好。但君左自稱年青時侍父，三個人曾飲盡了七十五斤紹興酒。他說得很認真，至今，我仍不大相信。

君左人緣很好，交遊亦廣泛。官宦商賈至販夫走卒有，文藝青年亦有。甚至偷夫俗子也同樣交接而不以爲忤。他對人大約無所謂青白眼的，總是充滿了情份和精力。對此，我自嘆勿及。他有些好友，介紹給我的，我會格格不入，如盧冀野先生，就是一例，這大約是性格上的不同。亦因此，有許多「名人軼事」，也就不復記憶了。即使有一鱗半爪能記得，又由於自己的興趣，不

欲寫下。

此外，君左拉人作詩的本事很大。記得他五十壽辰時，廣泛拉人作詩爲自己壽，黃少谷先生也「被迫」而作了一首七絕來。我說被迫，因在重慶時，從未見黃先生作舊體詩和發表——他可能作過，但不發表，我無由知。我曾自以爲記憶力很强的，但此時已不記得黃少谷先生壽君左五十那「一絕了，我自己作的是一首五律，亦只記得二句。

在勝利後的數年中，君左似乎碌碌無所短長。從蘭州回到京滬，他沒有職務，我記不清楚了，即使有，亦是閒曹散職。其間，他和我之間有一件與「謀官」有關的事。君左有一位高足，在浙江任嘉興縣長，要辭職不幹。我們閒談而及，我忽動仕宦之興，去了一次杭州，訪當時的浙江主席陳公俠先生。陳要留我擔任省府一個新設的與新聞有關的單位職，我志在當縣太爺——而且連「師爺」也預定好了，事既不諧，便自返滬，在杭州祇留了兩天。幸而此事不就，不然，可能會不明不白地捲入漩渦而作階下囚。

此後，大難來時，君左可能比我先走。他大約是先到臺灣再轉香港的，而我則於南京淪陷之後，倉皇出走，先到廣州，留三宿，再轉香港——在廣州祇留三宿的原因，是得知了在長沙的程潛可能會叛變的耳語。當時，武漢尚未失，但李宗仁在桂林，白崇禧守武漢，我們都認定武漢會不守。武漢一有問題，程潛必叛變，到那時，廣東是否能保，就極難說了。我是無業的亡命者，何必留？因此，便乘飛機由穗赴港。在上海時，

原定是赴臺灣的，而且已托人代買一所小屋，付過四百美元。是全部屋價或一部份，已不記得。屋在何處，也完全不知道。再者，到了香港之後，一住下來，逃亡的氣一洩，就不想走了（回憶廣州時事，很奇怪，程潛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才叛變的，而我聽到耳語却是五月七日或八日）。

### 三

在香港怎樣和易君左先生見第一面，無論怎樣記不起來了，但我相信那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內。

我記得在報紙上看到過一則記易君左先生在臺北軼事的新聞，其時顧正秋女士唱戲。報載，易君左贈以一聯，懸舞台左右。那一聯，我還記得，如下：

三生有幸易君左

一曲難忘顧正秋

君左常有這些軼事。以前，他以「閒話揚州」一文惹禍，當時有人出聯「閒話揚州易君左矣」，又有人對以「垂拱白下林子超然」。下聯的林子超，也是人名，即林森先生，他作過國民政府的主席。現在的年輕一代，大約不大知道林森先生了。至於「閒話揚州」的時代，我還小。凡此，皆爲後來知曉的。

君左到香港的時間，我不記得。我和他相見，則必在一九五〇年。（君左有幾本書自叙，本來隨手可取而查之的。但此時以搬家故，我的書裝在許多隻紙箱中。今天，上架的祇得一半左右

其餘尚在箱中休息。君左作的書，一本也找不到，是以無從查考。不過，那也很好。但憑記憶，有正有誤，頗合憶事懷人之道，否則，會成年譜體了——又：找不到君左的書，偶開一紙箱，雜件堆中，有些君左書札之類。

我初到香港時，住旅館，在九龍的金巴利道。那時未作久計。再者，我在兩個月後，取得香港政府的房屋分配證，住旅館，所付租金祇及定價的三分之一左右。無論住什麼旅館，祇要是香港政府指定的都可以，包括著名的半島酒店在內。不過，每一家旅館祇撥出幾間房供政府分配，如半島酒店，我也去登記了。登記排名有很長一列，祇怕一年也難輪到。後來，內子有孕，近生產了，我才頂了一層屋。很接近九龍城太子道的法國醫院，因為內子將在法國醫院生產。

回憶：和君左相見，當在自旅館搬到自己的屋之後——王平陵先生的夫人與女公子等，在我搬家未幾，自重慶逃港轉臺，就在我那個家住過幾天。當時，我真不願接待客人的，因為剛搬，一切都亂，極不適宜待友。

但是，不久之後，君左成了我家的常客，一星期會有兩天在我家。

君左初來香港，住在九龍郊外一個名叫鑽石山的地方，分賃左舜生先生之屋而居。他和左舜生先生合夥，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名榮康商店，就在鑽石山一條路入口處。店小極，出售的是瓜子花生糖果糕餅一類。君左自己寫了一付紅紙對聯，貼在店門口，句為：「室如斗大，貨比山高」。左、易二公及他們的眷屬，輪流在小得轉身

亦難的店堂中做「夥計」。我去訪問，當亦有多次。左、易均隨手自大玻璃瓶中取花生米瓜子等待客——當時，頗有些不忍吃而又不意思不吃。最後，他們這家榮康商店，既不榮，又不康，大約被三山五嶽的訪客吃光關門的吧？在香港和易君左先生相見，是以手談為主題而始。

那時，我家所住之處，附近有很多熟人。如張維翰先生，隔一條街，二三分鐘步行可到。吳俊升先生，隔幾個門牌。張國燾先生，望衡對宇。張、吳是不參加手談的，君左、舜生甚好此道。其餘，尚有不少人，最方便的是張國燾先生。三缺一時，出門，抬頭大叫一聲。如在家，立刻過馬路而來。當時，三缺一的時候很少，打五個人的時候居多——來我家多的原因，由於我家廳上可玩，我的書房中也可玩，而且沒有人干擾和旁觀。內子不會，且亦不高興看。環境因素為第一，地理因素也有一些。但有時我也會遠赴牛池灣——二十年前，那是很遠僻的地方。友人劉子鵬先生在此築一屋，佔地頗大，屬於香港人所謂「霸王屋」，即在公有荒地上自行造平房。到劉宅去，需帶電筒，因為要越過一大片荒地而入村，深夜出來，自然也叫不到車。因此，我家因地理方便而被選上。至於左、易二人的家，太偏僻，頗難容。

和君左在香港共同做事，是很偶然的機會。

有一夜，我們在一起晚飯，飯後無聊，我說到君左家去找左舜生一起閒談。從市區回去，應先過我家再到君左家的。不知怎會發興去找左

舜生閒談，亦無可記憶了。到了他們家，左舜生不在，却有兩位訪客在等左氏，那是陳孝威先生夫婦。

陳孝威先生得一位潮州商人洪祥敬先生的資助，恢復辦他的「天文台報」。我們談開了，此後數日，君左和我都參加了天文台報，作了陳孝威將軍的部下。由這一線之緣，又不久，君左取得了星島日報一個副刊，新增的，名「海天」，那是上海和平日報副刊的舊名。君左使它在香港復活，也以舊文學相號召，很轟動了一下。同時也很為一些人所詬，因為是弄舊東西之故。我被詬得較君左多，原因是，君左本來以詩人稱，而我則不是。再者，為了想轟動，君左想出了詩會，修禊之類，拉讀者參加。他要我寫一封信給他作為建議人，他回一信大表讚許，同時發表，自拉自唱。再公開徵詩鐘、懸獎。這做法，拉來了有二百人左右，氣氛極濃。弄新文藝的人，自然討厭了。實在，我們並無復古之念，亦不是自喜迂酸，只為找一條路謀生而已。

這一節之初，是手談為主的。現在，再回來記記手談的軼事。在我家相聚，每星期兩次，言明開始的時間是下午二時。後來，人多了，有六人，先到的可挨上。於是，時間便越提越早，鄭天健（水心）先生，有幾次在午前即來，在我家吃午飯。

某日，大雨，我們以為君左不能出來了——那時君左已與左舜生「分居」，自造一屋，名「雙溪書屋」，也在鑽石山，但已不在街上。深入，在田野間，要經過一片田土，一條溪，有橋，

大雨淹水，通常因橋沒在水中而不能出入的。怎料，君左及時來了。開門，一個人如穿了衣服游過一次水池。我家廳上，因君左之入而全濕，連忙給他衣褲——君左自言，出來時很危險，水深過膝，他摸索着找到橋而過來的。我們大讚君左勇敢。

是日，大雨不止，四圍未了，易太太忽然也似穿衣服游過水池來了。君左大恚，易太太則以不放心丈夫為由，振振有詞。君左低喟一聲，祇得讓了太太。再可以可能積水未退為由，迫太太在天黑前歸去。而我們，借可能有水為由，到天亮才散。

那時，通宵是常事。數年後，我已移居香港這一邊。有一回，雷嘯岑、黃宇人二位先生來我家。三缺一，到處找不到人，最後找到了黃錦齡先生。他在電話中聲明，玩到晚上十時為止，當時已近五時，我想不接受，黃宇人說不理他，只要他來。結果，那一次，直到第二天的上午十時才散。黃錦齡把我家酒櫃中每一隻酒瓶中的贖酒，都飲盡為止。

另一次，君左的趣事是：當時，尼龍織物初興，君左穿一件新購的尼龍香港衫而至。手談之時，他劃火柴抽煙，順手一拋火柴，火柴可能未熄而落入香港衫的袋中。我們都集中精神在玩，不會留意。忽然，火光一現，君左大呼而跳起，雙手力拍胸前，火勢頗大，我在他上手，順手取茶杯澆之。結果是燒了一半胸襟，但並未燙傷。又有一次，毛以亨先生以十七張和牌，為君左發現而不歡——毛以亨先生自詡技術甚佳，但

時常會多出二張或少一張的，而他都認為這是受旁人吵鬧擾亂之累。毛教授一發牢騷，君左就吟詩，這也是當時趣事之一。

#### 四

關於提倡舊文學，其實，文學無分新舊，不過在實用方面，各隨所好，本來用不着互譏的。至於為用，要求大眾明白，自然應該以白話淺顯為主體。我們流亡到香港的初期，有人深惡以君左為首一批人搞舊學，其實這不能說是提倡，更談不上復古，只是一些無事可為者自我排遣時日而已。海外風習比較保守，民初式的文言，當時尚佔上風，乃有一些人附和。認真說，那是很少數人，鋪陳得大了，看來便有些聲勢。實在，祇是各別的朋友圈子之內自我小叙而已。

在我們的朋友圈子中，有一個詩會，以作詩鐘為主，稱為「海角鐘聲」，每星期一叙，在熊式輝先生的家中。

行篋中尚存有我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作的一篇「餞別熊雪松先生序」，那時，熊氏自曼谷返港將歸臺灣。「海角鐘聲」的舊友，在雲華酒樓為之餞行，即席以「雲華」二字為首唱，作詩鐘。並各以詩一首贈熊氏。事後，君左命我作一序，此序文夾在一卷詩文稿和信件中，剛巧找出，其中有兩節如下：

庚寅之歲，流寓香港之士結有文會，顏曰：『海角鐘聲』。每周末一叙，世亂客途，時有清音。雖曰排遣日月

，然新亭之會，實有山河之痛，萍勵之思。含綿邈而吐滂沛，迥非尋常嘯傲風月可擬也。此會，安義熊先生雪松實首倡之，聚於中安臺熊氏宅。越二載，氏南遊暹羅，於茲又兩稔矣。近者，雪松先生赴臺，道出此間，同人聞訊，聚於雲華樓頭……。

庚寅是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其後，熊式輝先生赴暹羅，「海角鐘聲」社是停了。但人沒有盡散，轉移到梁寒操先生宅中，但已無復中安臺之舊。再者，中安臺熊宅的文會，自陳其采、阮毅成二位先生先後赴臺後，也已式微了。熊先生於一九五四年赴臺，我們為之餞別。實在是，「海角鐘聲」的離散之宴。

我的序又有一節如下：

……『海角鐘聲』於庚寅、辛卯歲，各刊一集。……所憾者，華陽吳前溪（達銓），於庚寅歲遽歸道山。……陳涵廬（藹士）、陳芷町（方）、張瘦鶴（蕪渥）、阮思寧（毅成）、均於年前先後赴臺灣。今熊雪松（天翼）遠遊南荒，返港小住，亦將歸臺，共策中興。留港者唯易意園（若左）、李鳳坡（景康）、鄭水心（天健）、王孟迪（有蘭）、劉猶庵（太希）、徐亮之等。……

這一節記錄了當時一羣人，但有疎漏的，那是不常到會者。其中如梁寒操、左舜生、周遊諸公，均曾預二三次，但非常客，故不曾寫入，大約不算會員之故。

中安臺的文會，吃一次午飯，認真是作詩鐘的。自然，閒談的時間佔多，下午便散。其中，吳鼎昌先生在文會開始未幾即謝世。編有二集，第一集由陳其采先生作序，第二集由鄭天健先生作序。我不擅長作對，參加在內，充充數而已。鄭天健先生精于此道，兩集編輯，皆出於鄭氏手。鄭爲我在長沙時的朋友，但到香港，於中安臺熊氏宅初相見，彼此不認識了。他用鄭水心之字爲名，我也以字爲名，大家很客氣。但辭出熊宅，我們和君左三人行，去訪一位多時不見的友人，叫門。香港照例門戶森嚴，門內人問之不休，水心及我的名字，裡面的人似均不諳熟，水心乃大叫我是鄭天健——我也自道姓名，我們才恍然，重叙長沙往事，君左亦爲之大笑。因君左曾任長沙的國民日報社長，鄭天健是繼任人，因天健易爲水心，君左對他生疏了。至此恍然，大家都是老友，頗有白頭宮女話天寶遺事之慨。

「雲華」的離宴，餞送熊式輝先生後，文會  
在梁寒操先生家中仍繼續了一些時，直到梁氏赴臺才散。但性質已變爲手談兼做詩鐘了。梁氏有捷才，君左亦然。打一圈牌，他們會成一聯。如是五人玩，梁寒操先生做夢，會寫出七八聯來，君左則手氣好的時候，會多一二聯。牌風不順，則詩鐘亦弱了。

## 五

在此，必需記揭一宗發生於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的故事。是日下午，星島日報邀約一批人在跑馬地的崇正總會集會。洋俗，此日爲萬愚節。現在，大家對愚人節開玩笑之心已淡，當年却很熱鬧，報紙上大致都會造一些謠言。

那年，我想愚幾位聰明人。君左是聰明人，我先擇他爲對象，想再拉一二位聰明人爲陪客。友人中智雋者，當推阮毅成先生。還有，中安臺主人熊式輝先生。於是，我用了很久的功，摹擬熊氏的秘書江先生的筆跡，以熊式輝具名，發一請帖，請易君左先生於四月一日中午十二時，在中安臺本宅吃午飯。請帖托阮毅成先生轉，但不請阮先生。我着人於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十時左右，把請帖送到阮宅，毅成第二天一早，親自把請帖送達君左家。當時，香港有電話之家極少，阮、易門庭，皆無電話。我估計，阮公以自己不被邀，托轉帖子，如不轉到，必被人認爲有偏心。因此，料他不會想到是愚人玩意。阮宅在九龍尖沙咀的加連威老道，易宅在九龍郊外的鑽石山，兩頭都要步行一段不短的路，中間乘公共汽車，需三十分鐘以上。毅成趕在一早送去，君左則又匆匆趕赴熊宅。此間的距離更遠。熊氏住的中安臺，在香港這邊的北角英皇道，由易氏宅到熊氏宅，先步行一段路，乘公共汽車，半小時以上，再乘輪渡海，約需十分鐘，不包括上下步行及候船的時間。上了香港岸，如乘計程車到中安臺，約需四元港幣。當時，大家較省，如時間從容，會乘電車，那需要近半小時。再要步行上坡度

極陡的一長段斜路。

君左於十一時三刻左右到熊宅，與主人閒談。兩人興緻很好，談了半小時之後，君左始發現並無請吃飯的跡象，頗以爲罕。但以爲主人只約他一人，香港吃午飯，通常在一時，因此姑待而不問。但再想只請一人，又何必發帖子？君左是帶了帖子而赴的，終於出帖子而相詢，主賓大笑。由於帖子是由阮毅成先生轉交的，他們認此爲留法學生出身的阮毅成先生的傑作。於是，易告辭，熊堅留。這一餐飯，可能仍是在熊家吃的，但我不記得了。——我是下午三時半，在星島日報的集會中，聽君左講述這一天的際遇，他以肯定的口氣說：「一定是毅成！」我以非常自然的態度，先表示同意。再提出異議，我告君左：「如果是毅成，他自己送帖子跑一趟，並不上算啊！」君左以爲然。稍後，以想不出再有他人，仍然認是阮氏。他所持的理由是：「毅成年青力壯，跑一趟不在乎。可能，他一早有事到鑽石山，順便愚我一下。」我又唯唯。此後，阮氏力辯，君左則常帶了請帖在身上求證。數日後會於中安臺，文友們俱大笑，但始終無法肯定出於誰人。我不曾被疑的原因，大約是我不大用毛筆寫字。偶然用之，字體甚劣。而請帖的毛筆字頗工，又酷肖江秘書筆跡，他們想不到我身上。實在，我寫此帖，逐字苦練，頗花費時間而成的。這件事一轉眼已足足二十一年，我第一次公開。獨惜君左已歸道山。道山不知在何處，郵局當無法投遞信件。祇能寫在此處，供存者一笑。當時代我送帖到阮宅的工友，名阿康，尚未婚。今見，半老

，並告我已兒女成行，且已抱孫。

## 六

和易君左先生締交至今，從來沒有任何不愉快的事。如果一定要找一些，可以找到和我們二人原不相干而出於第三者的事，且對我們友誼絕無影響。祇其中一事我有些不自安，先說不自安之事。

二十年前，香港有一家報紙，刊了一位先生的短文，言「海外×大詩人」，有我的名字在，排在君左之前。我初未見到，等有人罵了，才找來看，很是惶恐。因我本非詩人，又怎能列入×大（忘記了是六大或八大）？別人罵，很應該。但詞連君左，再加上「×大」列名，我又在君左之前，自覺很窘。因為所謂「×大詩人」云云，除我之外，別人無論配不配稱大，詩人總歸是的，獨我不是。旁人以文譏嘲，及於君左，當以我之故。因為君左時時在文章中捧我，這樣的事，當面又不好說得。我心耿耿，但君左却略不以為意。此事至今仍有些不舒服，中國人對名次有時很重視，唐初詩人，有所謂四傑，王楊盧駱。其中排第二的楊炯有言：「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我意君左是詩人，也可能有受辱感。自然，他完全沒有。及我得知君左逝世消息，亂塗的一些輓聯句中，曾插入這一段，後來覺得無聊，因為和君左往來較疏後（因事忙），我已絕少作舊詩，且亦越來越不成詩，又何必再提往事？

其次，在居港之初，因他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多，風傳亦廣。在大陸的馬衡，致函在香港的乃

弟馬鑑，似有所勸——馬鑑先生為之茫然。好容易和人說了，有一位已故的喜弄是非者（也是朋友）為文，語亦侵及君左。那時，我尚未識馬鑑先生，稍後相見，談及此事，他為之失笑並更正。還有馬鑑先生的女兒和我同名，中間弄是非者已故世久矣，君左當時亦未介意。此外，有一些筆墨官司，亦為旁人所煽，如君左一度入美援的知識份子救濟會作事，此一機構為丁文淵先生主持，左舜生和易君左都負責其中一個單位。我曾勸君左不要參加——那時，君左已不虞衣食，但他已接受，當無棄去之理。我以討厭丁文淵故，不肯登記。又不應君左之邀賣文予該會，有人就在報上寫我們交惡了。幸而，那時我們常在一起，人們說我詆他，他自然不會相信的。

自到香港之後，君左有出版機會而我不作文者，祇此一次。我有出版機構，而君左從未有不寫的時候。君左和王同榮，凌道揚的太太等人，合辦一所「大學」，我免費當了兩年教授。我的教授聘書，是君左親筆寫在一張信紙上的，頗像中醫師吳子深開的藥方。祇多了一個學校的橡皮圖章而已，這也算得是趣事之一。但却害得我很苦，由於這是「同人大學」式的，每人自選所長而教，如李璜先生教社會，左舜生先生教近代史，其他諸人捷足選了課去，剩下先秦諸子給我。我不長於此，但無可推却。如推磨盤那樣，以莊子的「天下」篇應付了兩年才收場。幸而誤人子弟不多，修此課者祇七人，後來剩了五人。校監或校長王同榮兄怕我難堪，有時拉幾位職員加入作學生。稍壯場面。

在為君左等入那家學校教書之前，大家都已很忙了，往來便疏，有時會經月或數月不相見。我想，大約在一九六〇年中，君左就極少到我家來，我也少去，但彼此寫信。這一記憶，是在作本文時找出一束有君左部份書札在內的字紙堆中得證的。君左來訪，我不在家，他留下一首與鄭水心聯句的詩而去，我和作一首寄去。君左留詩如下：

庚子東坡生日與水心聯句留簡漢嶽

忽近千年尚憶公（易），扁舟江海竟相同（鄭）。

逢辰一薦梅花酒（鄭），隔世重開玉

局宮（易）。

春夢南荒迷笠影（易），藤牀小閣飽

霜風（鄭）。

誰知文字真為累（鄭），淘盡英雄浪

已東（易）。

我的和作前有小序：

易君左先生新春造厲，不值，以『庚子東坡生日與水心聯句』一律留簡。余與易鄭際逢甚久，讀之彌增思念。

謹步原韻即寄。辛丑人日作。

蘇東坡生日為那一天，我不知道，大約該近年底吧！君左新春來留簡，想來相隔的時間必不會久的。我的和作記了一些事，雖不成詩，也錄下：

海角鐘聲憶兩公（十年前，中安臺有海角鐘聲之會，每周一叙），門牆桃李道謀同（近年，易、鄭皆執教）。

紅牙細拍歸南呂，鐵板高歌入變宮（辛卯重九登青山，君左有金鏤曲之製，水心有羊車夕陽之歌。當時遊伴論二子，分隸紅牙鐵板。其說雖不足盡傳，要亦佳話也，鄭詞洵麗，易作蒼涼。以宮角相應說為分，南呂入羽而婉，應鐘為變宮而亢）。策士紛紛遊戰國，詩人念念起王風。傷麟未必窮吾道，少伯當年在浙東。

辛卯（一九五二）重九遊青山，是熊式輝先生發起的，現在在臺北的張維翰、阮毅成、劉太希三位先生似皆參加，青山，傳為唐拓渡禪師駐錫處。韓愈曾以遇風而到此，並登山題名，石刻今存。山頗高，上去時很辛苦，下來時，熊雪松和我太太二人乘轎子。

## 七

和君左在一起時，我沾了他的光，寫過不少舊詩。他編選近人詩集，總把我的「拙貨」選入，附以他的和作，使我附驥。其中，由我先寫而君左首和再廣為徵和者，有兩次。一次是辛卯冬至前夕，我宴請幾位朋友，即席作了一首七律。由君左徵和，得來次韻之作近百。自辛卯至今，我自己疊韻之作，怕也有十多首了，都是冬至寫

的。此外，流亡的第八年，我為「聞道」七言六律，每首都以聞道兩字開頭的。又是君左首為和作，再廣徵，登在報刊上的和作，亦有十多人。君左作詩雄健敏捷，且多奇句。那六律中有一律，我的原作中有一聯「未必前塵皆幻夢，算來歧路送芳年」。君左和作是「亂世人才鷄犬輩，豪門姬妾虎狼年」。第二句有所指事，我很欣賞，故至今不忘。他的六首全文如下：

聞道清談號七賢，江山斷送到湖邊。  
柳難如意營多怨，梅不關心鶴自憐。  
茶茶烽烟哀角動，茫茫宗社濁流湮。  
南朝一片殘鴉在，祇剩斜陽未苟全。  
聞道諸家辯異同，移山有志負愚公。  
杯如墮地成明月，劍欲衝霄化彩虹。  
結草三生終莫報，投花一笑孰能空？  
長安舊日多詩友，競向胡兒頌戰功。  
聞道焦黃與荔丹，花花霧霧夢中看。  
相邀剪紙招魂遠，自起吹燈撲影單。  
屋已拔茅同杜甫，山難臥雪異袁安。  
八年流浪何時已？梅子酸時淚更酸！  
聞道移家如擺渡，街邊小宅足回旋。  
西征未見三枝箭，南渡惟餘一艇煙。  
亂世人才雞狗輩，豪門姬妾虎狼年。  
著書本為謀梁稻，卓馬無聲悄悄然。  
聞道迴廊曲徑通，依稀樓閣湧晴空。  
將軍門外常羅雀，宰相堂前尚鬥蟲。  
重亞重歐謀未定，事齊事楚技俱窮。

何如靜聽新蟬唱，自領高枝露與風。  
聞道橋邊野草花，臨風搖曳亂如麻。  
金經百煉方成器，玉本通靈恥見瑕。  
擊鼓不成當擊筑，乘桴無望況乘槎。  
邯鄲道上黃梁夢，海變田田變海耶？

此外，搬家詩，他與我，相和甚多。因為我們兩人搬家均頻，唯一不同的，是君左是自營屋，買入賣出，換來換去，有微利可圖。那是很可憐的利潤，且靠他太太經營。而我則流年不利，以種種原因被迫而遷。其中有一次，我頂入堡壘街一層樓，住一年，業主賣出，要拆建大廈，願補償我六個月租。頂費似為七千元，租祇四個月。我不允，請律師，官司未打成，調停結果，業主增三個月租值補償。我花了一千元律師及訟務費，實際多得了二百元，請客吃飯等等花費加起來，反而少得了一些，亦啼笑皆非之事——這一所屋，後來拆建為大廈，一宅分割成二宅，且有電梯，共十層住二十戶。去年秋冬，該大廈遭竊遭搶，共四十餘次。（香港治安，由此可見！）

手頭找出君左贈我的搬家詩有二首（應該有一十首之多，但散置，一時怕找不出來了，我的和作亦然），此二首如下：

壬辰初秋賣自建雙溪書屋賃居九龍城侯王道，讀史劍兄移家記，感慨係之，賦詩索和 意園  
莫驚大海泛狂瀾，最愛高樓看遠山。  
萬里移家如擺渡，幾年作客勉浮歡。  
臺空石冷依孤廟，地老天荒剩醉顏。



國已不成為一國，賁文吃飯兩俱難。

另一首則隔了幾年或一、二、三年，題為：

史劍兄來港五邊步余贈韻仍依奉答

與君高閣倚文瀾，偏憶明湖鏡裡山。

榮影搖愁迷去路，燈痕挑夢拾餘歡。

已如同溺茅茨禹，人不堪憂陋巷顏。

慘綠少年都白髮，老夫姓易益知難。

史劍是我的筆名之一，意圖是他的筆名之一。

而「瀾、難」韻的搬家詩唱和，很多。此詩，

君左自稱「老夫」，左舜生見而嘲之曰：「君左

那有資格稱老夫」，君左對以向我稱老夫，略不

為過。詩中稱我「慘綠少年」甚不雅，但也有故

實，緣以我在上海時，好去有白俄女侍的酒吧和

法國雜種侍女的酒吧。其中一名白俄少女，和我

頗熟，我曾為她作過一首新詩，即君左將之改為

詞的。後來，我偕君左去看過她，乃博得「慘綠

少年」之稱，淵源於此。往事，自然是不堪回首

了——中國大陸之外僑人數頗多，我們流亡，一

般情況沒有白俄那樣慘。當年，我們所遇的「白

俄」，中年或以上男子，作看門人，酒食店僕役

，賣毯子小販。他們的宮廷音樂師之類，在酒吧

拉小提琴。女子，作吧女的很多。抗戰勝利後的

白俄吧女，已經是流亡的第二代了——行文至此

，想到郁達夫「毀家詩紀」最後一首「金縷曲」

中的句子：「國倘亡，妻妾寧非妓」，為之黯然

，亦復自感幸然！

「瀾」、「難」和作，我的作品，一時找不

有兩句，當此又搬家時，不免興感。姑且錄出：

「天下寒士都搖落，廣廈千間望亦難。」

君左才高思捷，喜歡唱和。我後來忙了，受

不住，常不和他。他不高興，笑嘲我不會作詩

。我說「且去填詞」，他說：「真的？好！」於

是，寄一首沁園春來，我次韻作了，他再次一首

來索和，我又做，他第三次來，我窮矣。

那不是好玩，君左年紀比我大，似有教一個

後輩成詩人之意在，我心知之。但事煩而忙，根

本沒時間作詩。再者，我寫作別的東西多，興趣

又雜，不願深入一道，甚負君左雅意。任援道曾

在汪精衛偽政權中任海軍部長兼江蘇省主席，勝

利後未被視為漢奸。「移交」以後，即悄然至香

港。閒居，以賣藏書為生活費。他出身北洋政府

，經歷至多。在港時曾填鷓鴣天詞一百首，臧否

當世人物。其中有些不大高明，但也有神來之筆

，如詠評吳敬恆先生一首中有一句：「雜家自古

無王佐」，我以為絕妙。而在文的方面，我祇是

「雜家」。不能成器的。今君左已逝，想到他諄

諄相勉，忽有所失——是失掉良師益友的空虛

感。

## 八

差不多有十年或過之，我和君左之間，往來

很少。大家忙，而我比他更忙。再者，君左手談

興趣仍存，而我則已因事煩而索然。偶然上桌，

以遊戲為事，打得壞極，速度自然也慢了。許多

好此道者，不欲和我同桌，祇有左舜生還有興趣

相邀。那是因左舜生自己也在退化，但他尚存儀

型。有我在桌上亂打，對他總還有利。

這是來往少之一因，其次，沒有共同的事作

。又次，我搬家，居於半山，上下交通不便，君

左則始終居九龍那邊。相見一次，花在路上的時

間太多。雖然如此，在一九六七年之前，我們每

年總有幾次相見共飯，通信，但少通電話，喝下

午茶，則較多於共飯。

相見最少的，是一九六七年以後。我們同在

臺北達兩年，見面次數可以數得清。同飯同遊次

數，更寥寥。他作了一些詩相投，我沒有和過一

首。到臺北之初，好性情好脾氣的君左，曾向我

發過一次牢騷。其中一句是「飽人不知餓人饑」

，我慨然無法為對。後來，他繞樹多匝，終於有

枝可棲了。君左很能適應於並不太好的現狀，乃

亦能恬然自安。

一九六九年，我再至香港居，君左也來香港

。每來，總見上一二次，以閒談為主，但會面自

稀。祇是，他精神仍很好，多年前，君左以血壓

高而戒飲。近年，據他說，血壓問題已獲控制。

我以為他還會生存很多年的，怎料在一些預兆、

病訊俱無之時，忽然來了噩音。

其後，據阮毅成先生函告，君左是緣以腸穿

孔，醫誤，以腹膜炎而逝。李白亦以此病而逝世

——據陸龜蒙詩，「竟得腐腸疾」，腐腸疾，據

說即腹膜炎。

君左的事，可記的太多，此文已長，不能盡

傳了。他早年在長沙教過書，有兩位出色的女學

生，一是在大陸被勞改多年的女作家丁玲（蔣水

生中知名之士，我知道的有一個羅君強，做過漢奸，汪政權中的部長級人物，後來似被處死。

君左雖流離轉徙，但能保存文件信札（包括別人的）不失或少失，甚可欽佩。和我有關的，戰時湖南一本雜誌中，刊過我一首在衡山作的詩，他居然存着（該雜誌中也有他的文章）。在港時，他撕下有我的詩那一頁相贈，不悔少作，錄出，以誌事，那首詩題目為：「湘江待渡」：

一尊遙酌認峯青，人待湘靈不見形。  
着雨寒鴉歸冷月，當風蘆荻拍長亭。  
時危身壯閒無事，官怨兵疲戰未停。  
星火漸移波漾影，岫嶼如墨觀孤舂。

作此詩時尚未和君左相識，他竟爲我存此一首少年作品。我們之間緣遇，多有類此者。



一個相處許多年，非常好的朋友，忽然逝世了。行文至此，一種空虛底喪失感淹襲而來。人天異境，今而後，我看不到這位好友了。君左，君左，魂魄何時入夢來？

君左爲文，蔓延枝葉，以事及人，讀者如隨歷其境。這篇悼文，摹擬他的風格而寫，或有形似，神髓則非——我是在一間混亂的書房中，花了一個通宵和一日才寫成的！

——君左，君左，再也不能相見長談了，情何以堪！

作成於壬子年三月初三日下午四時於香港。  
二十年前此日，君左和我有修禊的叙會。

李宗侗等校註  
夏德儀

## 資治通鑑今註

精裝十五鉅冊 售價三千元

本書係集各家注釋之大成，說明原注來源；頗取清儒及近世學者之說。所有古地名全部加注今地名。正文均用四號字，閱讀既省目力，度藏參考尤感便利。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政劃撥帳號第一六五號